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夏四月辛卯三省言吏部奏供備庫副使趙思復乞以磨勘轉西京左藏庫副使一官回授男三班差使希元轉借職詔思復為是趙普之後特許回授餘人毋得引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孫升言自來臣僚

遷加職名或緣功勞或因委任文及丁憂服除開局自便今自直龍圖閣遷集賢殿修撰不緣功勞不因委任恐非朝廷重名器之意詔命詞行下

三月二十六日及除修撰

尚

書省言戶部奏請應諸路綱運到京如押綱人事故及非時差替並逐急差在岸準備人管押赴泗州排岸司交割不得占留仍發遣赴京岸依舊與隨身往來驛券住程不支其綱別差諸路準備人等管押往合屬路分轉運司交割從之

新本無此

詔罷今歲幸金明池瓊花苑

先是呂大防以御試妨春宴請賞花釣魚之會以修故事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天氣作寒未有花意別擇四月上旬間及將改朔寒亦甚給事中朱光庭上疏請罷宴大防意未然及對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衆皆竦服他日王巖叟奏事罷因進言昨見三省說已有旨罷賞花釣魚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極慰悅今又入夏猶寒天意不順陛下皆不忽是大好事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巖叟曰自古人君常

患上則忽天意下則忽人言令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

人言此盛德之事願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

政目于四月二日罷

賞花

釣魚

壬辰宰臣呂大防劉摯奏陳仁宗所錄三十六事內危竿喻一事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釋失仁宗旨意蓋聖意以為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況邪佞之人乎

三月一日可考

癸巳給事中范祖禹言陸佃以實錄書成恩除龍圖閣直學士按故事無例命下恐致煩言詔佃遷一官 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使范育言西蕃鄂特凌古蕃字乞賜熟銅五千斤詔賜熟銅千斤令育諭鄂特凌古熟銅於漢法係禁止為爾恭順朝廷特賜之意

政月云四日賜聞喜宴

甲午交趾國遣人入貢 尚書省言陝府係銅鐵錢分界之處西人之來必須換易銅錢方能東去即今民間以鐵錢千七百始能換銅錢一千遂致鐵錢愈輕銅錢

愈重百物隨貴為害最深今欲陝州并硤石鎮東去人有稅物願於本處換易銅錢者並以所納稅錢為限十分許換易二分稅錢一千已下全許換錢雖多每名不得換過五千陝州并硤石鎮兩驛東去官負合支券料錢及東去過軍合支券料等錢如願於陝州并硤石鎮換銅錢者聽其換錢每鐵錢一千支銅錢八百願於陝州并硤石鎮出交于於西京請領者聽從之

新本
刪此

乙未詔復置通禮科其解額分數及考校格式等令禮

部立法以聞仍令太常寺將開寶通禮重行校定送國

子監頒行

舊錄云熙寧更新科舉之法使士知經遂廢此科今乃復之新錄辨曰神宗實錄既書罷

通禮科今實錄只云詔復置通禮科文意自明不須別立解說合刪去二十字

左諫議大夫

鄭雍言昨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伏見朝廷歲以玉帶贈

遺遼人恐歲久有時而盡請自今今後苑作玉工揀選

精玉琢琢新帶以充歲用從之

政目于初四日書琢玉帶充國信

又

言冬春之交陰陽繆戾願詔近臣條具利病明言失得考之經傳參之今古益廣聰明求治之意詔御史臺行

下

此即劉安世五月初一日所云近臣許言事也

戶部郎中劉昱為京西路

轉運副使左朝議大夫馮如晦為戶部郎中江南東路

轉運副使胡宗師為戶部員外郎利州路轉運判官朱

構為金部員外郎左朝散郎王伯虎為刑部員外郎都

官郎中李閱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權提舉出賣解鹽孫

迥為專切提舉出賣解鹽

去年十月十二日政目孫迥濮州當考

丙申降詔恤刑 兵部言差發諸軍往廣南路須約所

行程於冬季內到嶺外其得替指揮却於本季內發回

營違者所差官同徒二年從之

新無

工部言屋宇門橋

係車駕經由若御座殿每季輪委丞簿點檢有損者所

屬修葺從之

新無

丁酉熙河蘭岷路鈐轄李祥陞本路都鈐轄 刑部大

理寺言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軍機及

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脚遞日行四百里如無急脚遞其要

速並賊盜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不滿時者笞五

十一時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致有廢闕事理重者奏裁常程文書入步遞日行二百里違時日者減馬遞五等應僱倩及對換傳送者各杖八十因而盜匿棄毀私拆稽留者各減正犯人法一等從之 禮部言知廣州路昌衡奏請自今除北朝夏國高麗外欲令諸蕃進奉人如遇監司帥臣其驛鋪令迴避安泊從之 先是樞密院進擬雄州團練使王崇拯神龍衛四廂都虞候知代州曹誦知雄州知保州李諒知代州新大名府路副總管邢佐臣知保州既得旨於

都堂聚議兩御封一追崇拯一追佐臣未得施行須再
進呈及對詔以崇拯在雄未久令詔涇原經畧使劉舜
卿入領環衛仍以知河陽范子奇代舜卿衆皆不敢承
呂大防請別進呈詔又諭樞密院曰佐臣但會陪奉說
閑話無他長可從其請令致仕對以因辭免令致仕無
此理候別進呈既退王巖叟謂韓忠彥曰此事須力諍
大防曰若再進呈不得已遂令子奇直帥平涼亦無害
巖叟曰姓名來處不正不可遂與須少抑之大防遽曰

亦未見得忠彥私語巖叟曰諸人不如此說話公猶有
言路體覺微仲不承當否巖叟與忠彥定議平涼邊面
濶決不可以輕付人子奇未嘗試帥恐誤國事非悔可
追是日將朝巖叟又謂大防曰公須重惜平涼大防曰
固也既而進呈延安奏報西賊數入境掠人馬因請且
留舜卿當涇原俟疆事定徐議太皇太后曰環衛不甚
闕人則宜今在渭大防又曰子奇俟將來帥闕則差又
進呈佐臣文字欲不許其辭免從之

此據王巖叟繫年
錄三月二日邢佐

臣除大名總管要見西賊寇延安故存此事更須考詳
剛修劉摯載此事比歲叟差詳合別修令且附此四月
四日除目密院擬王崇拯管軍同進畫可密院又以曹
誦雄州李諒代州邢佐臣保州既集都堂得批旨四除
並未得行別進呈崇拯習熟人事善奉過往以得名譽
佐臣有將才然藎哀已甚出入路公魏公魯公門下甚
熟年七十餘諒端愿予昔曾諭以險薄四月六日進除
日密院以前日批旨并具可以管軍人姓名脚色數奏
皆不若崇拯諭曰崇拯有何勞能聞說止是熟事且須
選有功勞之人密院請用曹誦諭曰不可何不止召劉
舜卿入來供職左相微仲同對曰難得人為代兼涇原
邊面最重恐未可輟舜卿諭曰向來范純粹慶州任滿
皆言輟郡不得令召為侍郎何故却便那得舜卿若來
可除范子奇代之衆愕曰此人雖有功然邊帥恐不更
歷萬一誤事諭曰太皇自用此人不累卿等又曰邢佐
臣衰老無能只見提拔差遣會箇甚事只是能取奉人

說話為甚不與致仕師朴曰見亦有文字乞致仕令來
難為因除差遣却令致仕諭曰教他致仕摯曰候見本
人狀別進呈左相曰管軍事亦候初八日再取旨也崇
恆佐臣摯皆不識以所聞考之皆如宣諭近日見密院
數擬佐臣及杜師益差遣佐臣無故換橫行為大名路
鈐方辭免未受又除保州杜師益自京東將官除州鈐
又改路鈐又除邢州所至無半年者外人亦頗云云乃
知所諭必有聞也詩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可不敬懼
乎自向日許冲元事時摯累謂諸公以舜卿可召還宿
衛選一儒帥守平涼左相不謂然今見宣諭雖心知其
是猶退曰舜卿恐不可輟也范五之召後來聞出于小
鳳及范三之祝衆人不知之四月七日集都堂微仲議
欲寢舜卿之召則一切俱不動矣軍職亦未闕事摯曰
上或問以軍職不闕則前日何故擬崇拯如此則是見
有子奇之舉而寢恐未安也微仲曰且如此耳若不可
則以章崇帥渭子奇帥慶師朴曰崇之除慶人猶以為

不勝任渭則可乎摯曰蔡京將之奇皆可帥渭謝二亦
可微仲彥霖子由皆曰恐招言語兼子奇皆不可以代
三人摯曰然則竟何如微仲曰不得已則子奇涇帥渭
耳摯曰其如公望何四月八日延和奏事得寢舜卿之
名諭曰子奇可作帥否
對曰可候有闕取旨爾

辛丑御史中丞趙君錫言乞詔輔弼大臣自令堂除差
遣非才行卓然為衆所推不可輕有選授仍廣行搜訪
疎遠懷材不求名譽之人以備任使其臣僚因陳乞差
遣或到任稱謝表辭輒有矜述已功訴陳淹滯及私請
大臣堂除差遣而怨望不足辭色悖慢者並乞送臺治

罪明加黜謫詔御史臺覺察彈奏仍出榜朝堂 中太
一宮使觀文殿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馮京乞
致仕詔不允令除經筵外遇朔望赴朝參

壬寅詔自今門下省關到小使臣初補及改轉降宣事
限三日逐旋投進遇假即以次日分進其元祐三年閏
十二月每旬以一日六日類進條勿用 刑部言宰相
合得大程官恩例陳乞換授給使使臣者減二年磨勘
大將即減四年入流近者減殘零年月從之

癸卯知開封府范百祿舉知法曹參軍程伯孫為推官

此據政目程伯孫除命實錄在二十四日

甲辰尚書省言知洺州平恩縣事孫絳申請應戶絕田
土合入廣惠倉者立定租課先問元佃人兩戶以上者
亦許分佃無見佃人或不願承佃則徧問四隣及不願
即給餘人承佃從之

新無

西上閣門使康州刺史种誼

為東上閣門使先是御史中丞趙君錫上言士大夫無
廉隅以奔競干求成風上之人取士亦係於憎愛勤於

丐請或彊訐把持往往得所欲而恬默守道之士多以不知見遺宜申飭條禁以厚風俗若有此類或干請怨望並送臺劾治 是日輔臣進呈乞檢坐堂除條貫并省院人客條約連臺章榜朝堂仍令行首司告報東西府逐廳勾當人榜客位從之

丁未朝獻景靈宮

戊申詔拂林國主別賜衣著二百匹銀瓶對衣金束帶庚戌刑部言御河糧綱初係六十分重難差遣其後以

河道平穩改作六十分優輕今因小吳決口注為黃河水勢嶮惡乞復為重難從之 尚書省言官負合得支

賜多乞下京西路請領據京西路係應副陵園河防支費已重請自今官負支賜非因京西路差遣而得者不

許於京西路請從之

新無

司農寺言請依太府寺令官

司不許抽差本寺人吏雖奉特旨及不許執奏留亦聽

執奏不發遣從之

新無

通英閣顧臨讀寶訓至除彭乘

為起居舍人入謝仁宗謂曰知卿久在外補恬退未嘗

自言故擢用卿也宰相呂大防等奏曰仁宗進用恬退之人欲矯時奔競人君之要在乎知人故曰在知人在安民而知人堯舜所難若以正為邪以小人為君子則不可蓋君子進則引君子之類為朋將同心同德而為治也小人進則引小人之黨同惡而為亂也昔唐憲宗謂宰相裴度曰朕惡夫朋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相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憲宗曰他人之言亦如此也他人謂小人也蓋小人之言亦如

此人君辨邪正知君子小人為難不可不察也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進曰人君常虛心平意無所偏繫於道理上觀事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矣王中

正以再任宮觀年滿欲求任便居住呂大防劉摯議如所欲大防曰此當與樞密院同進呈王巖叟曰從之則遂來京師矣不可或令在外任猶可大防摯以為然蘇

轍曰如此政得所也

政日十四日中正提舉亮清可并入此

辛亥河東路蕃官如京副使高永年特遷一官為莊宅

副使充麟州阿爾族都巡檢仍賜莊宅訖更賜錢五十貫先是河東路帥范純仁言永年粗知文理令執所業詣闕乞與換漢官差遣以無例故有是命 詔宗室進

士及第左承議郎子漪與升一任

子漪誰子當檢討

中書舍

人韓川言奉詔從薛紹彭請賜薛向兩字碑名送臣撰者竊以國朝褒異大臣賜以碑名必有勲業德義非應子孫之求也向雖曾任執政止是財利之臣無取於清議乞罷賜碑名并自令臣僚之家不許陳乞碑額其勲

德顯著者從朝廷特賜或委三省考其可賜者具奏取
旨從之 禮部言每歲宴賞其合用羊乳房約四百五
十餘斤泛索不在其數所用不急而傷生至衆深可惻
也請依羊羔例罷供以他物代從之 戶部郎中葉伸

為左司郎中左諫議大夫鄭雍右正言姚勔言伸先辭

免殿中侍御史而授左司郎中於義未允既而伸亦自

請補外詔伸別與差遣

伸別與差遣乃五月十八日丙子令并書前月二十八日伸除

殿中政目于十四日書伸為左中

左朝散大夫呂希績為都官貲外

郎左朝奉大夫呂希哲為兵部員外郎

二呂以公著喪滿故除官政目

在十四日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奏事太皇太后宣諭曰為

選皇后已百十家極難得可者今欲狄諮家似可呂大防曰狄青勲臣好門戶太皇太后曰復有二事須評洎此事不容錯也王巖叟曰陛下如此謹重甚善不知何所疑太皇太后曰一事女乃庶出二事嫡母悍妬女生三歲而逐其所生今鞠於伯氏將以所生為父母耶所養為父母耶大防曰只作狄詠女令狄諮為主婚可也

曰三歲上過房如何旋改又庶出可乎大防未知所對
王巖叟謂劉摯曰禮須夫婦所生大防及摯等乃具奏
太皇太后曰宜作文字進入既下巖叟亟語摯曰三母
頭項多非便又語大防曰通禮上定夫婦所生韓忠彥
曰昨除詔定鈴不令去應是已有此意怪得外人總說
大防曰詔遂王矣都堂聚議大防謂蘇頌曰更有何故
事頌曰唐一朝無聘后事多由妃嬪進巖叟曰由妃嬪
更不論直論聘后必正耳大防曰春秋求后亦及妾婦

之子巖叟曰令士大夫家娶婦亦必求嫡大防曰不得已則無奈何巖叟曰以國家之盛豈宜作不得已事忠彥曰將故事去呈令上意釋然矣巖叟又語大防及摯曰三母異日應各須加恩禮相公宜入思慮頌曰朝廷處置了欲如何摯曰母子無絕道朝廷如何禁渠出來識認所生女忠彥曰且論目下巖叟曰安可不為日後計大防曰若宣諭三兩家容有擇令但此一家必上意已定巖叟曰簾中虛心問執政不可不盡大防曰不敢

不以正對巖叟遂取通禮問名篇指答文徧示同列曰
臣女夫婦所生既列三代又列外祖大防曰第須更辭
曰妾婦之子又語頌曰宜更尋立庶例又語同列曰宜
各檢討故事來日會議後日便進呈此不可緩也翌日
忠彥以明德皇后傳示大防曰明德所生母陳氏嫡母
吳氏國史具載大防喜曰得此例甚好兼是本朝巖叟
謂大防曰此聘妃耳非例也且第二妃矣大防默然巖
叟又曰人情未安處不敢不盡言蘇轍密語巖叟曰上

意方疑却便尋故事成之可乎巖叟曰此決不可從又移簡謂摯曰此事公宜深念禮經必列外祖之意豈不微哉此不可不重也此而不重後或取輕非悔可及矣摯遂從巖叟錄通禮問名篇欲以進呈又明日大防不入摯謂忠彥曰必列外祖忠彥曰嫡母即外家巖叟曰此立之爾非真實也然以大防不入不果進呈後二日大防等進呈通禮問名篇及左傳靈王求后於齊事并國史明德皇后傳大防與忠彥對展巖叟次忠彥立大

防曰前日選后事今具典故進呈聖意疑兩事男子乃有出繼女子不應過房自合改正雖通禮言夫婦所生左傳又云妾婦之子若而人然則庶女亦預采擇巖叟曰此人主有求人臣之家不敢隱故并庶以對耳未必取也太皇太后曰自不敢隱大防又曰若不得已亦須取巖叟曰以國家之盛何云不得已太皇太后曰固疑此也巖叟曰陛下疑之極是大防又曰明德皇后既封母吳氏又封所生母陳氏此足以證巖叟曰此太宗在

南衙曰太祖為太宗聘妃非納后例也摯曰禮須列外祖巖叟曰今禮經既先言夫婦所生方敘三代既敘三代又敘外祖陛下試觀此是何意義太皇太后曰既如此則不免別選巖叟又曰此重事要令天下無可指議乃善太皇太后曰此事若錯又不容悔巖叟曰此所以當重惜大防又曰不知外人知未巖叟曰知亦何害選者非一家事既未定知亦何害大防又曰不知更選定幾家乞宣示太皇太后曰只為勘婚難巖叟曰但委曲

求之必有可者轍曰必求十全太皇太后曰留取文字
大防等遂退及明年春太皇太后復問狄諮家事如何
大防猶欲成之巖叟固言其不可乃止

王巖叟納后必
以嫡女議論極

正而實錄俱不備載但于六年八月二日畧書三數行
耳今取巖叟繫年錄及劉摯行實刪間編入仍附初議
論時據繫年錄七年三月二日太皇太后猶
問狄諮家事今并見于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壬子詔賜南平王李乾德錦袍束帶金帛鞍馬以奉貢
也

癸丑戶部員外郎楊畏為殿中侍御史從御史中丞趙

君錫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
亶以進亟罷之踰年復用又加進馬王巖叟移簡詰劉
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與摯
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畏實希摯風旨也然

畏卒助大防摯云

此據王巖叟繫年錄邵伯溫辨誣舊錄趙君錫傳刪修仍列三書在後王

巖叟云四月二十六日聚都堂劉相曰中司薦二男英
須了了李傑揚畏李傑欲湖南使不在議中巖叟曰楊
畏趣向如何去歲常除察院為言路斥其學荆公附惠
卿主舒亶遂罷呂相曰惺惺遂除之巖叟以非密院所
預不爭也五月七日巖叟以簡諷莘老長沙復言責而
加進馬恐不敢放下前日事南陽之請必有以裁之答

云未易遽道也長沙蓋指畏然不詳所謂南陽指鄧溫伯溫伯時請部不允邵伯溫云楊畏嘗為鄆州教授考試南京劉相時為南京簽判監試見畏愛之又因呂相之壻王謙見呂相呂相亦愛之除工部員外郎劉相既作蔡新州事不自安欲亦逐呂相及蘇門下獨為復辟事以防後患平日知畏有知數乃諭中丞趙君錫薦畏臺官欲其為用乃下除監察御史按楊畏五年三月自永興憲召為監察御史五月改工外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自工外復除殿院伯溫云下除監察誤也所稱劉相風趙君錫薦畏與舊傳合與王巖叟所記似不同當考舊錄趙君錫傳云君錫嘗與劉摯同僚摯在相位力援君錫居中司所論多希摯意請令執政官無接客令高麗人十年一貢其他皆此類舊傳稱君錫論事多希摯意與邵伯溫所言薦楊畏事頗合當考

左承

議郎陳次升為刑部員外郎新兵部員外郎文貽慶添

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自請便親也

三月二十日除

刑

部言諸獄司每旬具禁狀申所屬點檢提刑司季具已
點檢流配罪情節刑名申尚書省刑部仍每季印日歷
書所受公事并見禁斷追門留知在隨司押出人姓名
季終納本州監司巡歷所至取索及委本州點檢有不
應繫留及結絕斷放違滯并抄上不實及漏落者官吏
並取勘從之先是監察御史虞策有請故著為令
新無
甲寅吏部言宗室克字并異王下世字女雖許依例陳

乞女縣君邑號無得陳乞兒男恩澤其已得封者並準此其女若父任遙刺以上例得縣君邑號若身亡引例兒男合得恩澤者本房無人食祿只許乞已所生子如已有人食祿只許陳乞占射差遣一次從之

乙卯朝散大夫知道州朱衍特換內藏庫使文州刺史充廣南西路都監兼知融州從帥臣孫覽奏也 樞密

院言禁軍將校犯罪合降資者各依名次對降無闕者降次名從之 吏部言應宗室補授合添差人如所乞

添差處見有宗室在任者若去滿一季內即許定差仍候罷任日令所屬州縣放上從之

丙辰左朝散大夫權知福州柯述言率在州官吏赴新修社稷壇習儀觀日光重輪其一圍日而五色其二承日而純黃先是太史奏五月朔日當食六分給事中朱光庭上疏請修德應變樞密院奏事已韓忠彥進曰昨十五日月當食陰雲不見足以彰聖德王巖叟曰竊知五月朔日當食日食與月食不同自古聖人極以為

重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人君
觀天變要當恐懼修省忠彥曰視朔宜且罷仍只從中
指揮巖叟曰兩漢多因日食下詔及羣臣所上章疏若
宣諭講讀官令具錄進入陛下試閱之宜有益於聖德
此據王巖叟四月
二十二日所錄 後二日太皇太后諭三省曰五月日
食可降詔罷朝會劉摯曰尚書省方欲契勘進呈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五月己未朔罷文德殿視朝祭太社百司守職太史言日食二分不及元奏分數翌日呂大防等稱

賀

梁燾奏疏當考
附六月壬辰

三省樞密院同進呈熙河延安二捷

報蘇轍奏曰近日邊奏稍煩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

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當意欲與之呂大防
曰此不可國家歲以二十五萬銀絹賜與在西夏當一
百萬豈可恣其侵侮亦須恩威並行王巖叟曰形勢之
地豈可輕議棄與不知既與保其後不更要否太皇太
后曰敵人無厭劉摯曰敵人誠無厭巖叟曰不可一向
示弱韓忠彥曰看道理如何耳遂退忠彥意與轍同獨
巖叟以為智固勝如兩堡自元豐用兵有之元祐講和
畫界當在我地而西人力爭蓋兼形勢膏腴之利失之

則蘭州熙河遂危故主范育議謂不可棄而趙高意在

與之輟自執憲主高議故進說如此

此據王巖叟五月二日所錄七月二

十七日當考王巖叟朝論蘭州智固勝如兩堡乃充國
紹屯之利蘭州賴之以安夏人數犯邊議者謂意在二
堡巖叟進曰人言不用兵雖是目前好意但恐地形便
利入賊手為他所乘自家無所控禦雖悔無及蓋其意
不在二堡意在窺熙蘭路若熙蘭等處一齊不要退嚴
固守以安中國極是好事但恐國家不肯盡棄則二堡
利害係在熙蘭熙蘭一路既危關中未得安枕今日之
事不可不謹重又奏曰自家豈是惜地四寨猶自棄與
何況兩小堡子蓋緣二堡形勢不同係熙蘭一路形勢
自家自來著守至今吏部差使臣稟名在豈是不守底
二堡為佗道不守便承當做不守若其餘更著個名目
來相加則將何以處之范純仁在此時與了歲賜望便

和事丁却因何至今不了陛下看有厭足無且二十五萬家歲賜銀絹猶不知恩與却此待望他知感不復更貪問他敢保否又奏曰定西六處若倒了地界則兩邊去賊境之地近自家兩城相去之地居人耕種既難客旅又無由出入其勢孤危難保

庚申中太一宮使觀文殿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馮京奏乞致仕詔不允經筵免進讀 詳定編修閣門儀制所言按舊儀宣徽使遇百官起居稱賀宴日通喚宣答令復置南北院宣徽使儀品恩數並如舊制其舊制內宣徽使職事欲依舊修入如闕即依見行儀制

又三師三公舊儀雜壓在使相下立班在文班僕射前見謝辭與大卿監禮數一等自官制行立位襍壓在宰臣之上其見謝辭宴坐未有定儀欲依宰臣例又百官起居日宰臣遇假故即以次官高者合押班今門下中書侍郎係兩省分班先入立位相遠難以引揖欲遇宰臣假故即權移門下侍郎在尚書左丞之上押班從之樞密院言熙河蘭岷廊延路夏賊殺擄人畜攻毀烽火臺經畧司兵邀其歸路生擒首領斬獲首級詔諸路誠

約沿邊城寨兵將益嚴斥堠過為禦備如夏賊再來侵犯即審度事勢出奇設伏乘便掩擊勿輕易貪功為賊誘致亦不得妄稱犯塞引生邊患兼慮姦詐聲東出西却別路乘隙作過其環慶涇原秦鳳河東路亦當依此指揮 詔提點管當宮觀等官每遇本宮觀開啓罷散酌獻之類聽免赴朝會從禮部之請也 陝西制置解

鹽司言提舉出賣解鹽司每年搬運出賣鹽數止是勾帖支遣若不立限拘制脚戶請搬竊恐於他場別致欺

蔽欲將每年合應運出賣鹽數令脚戶於前一年冬季內並赴池場盡數請搬從之先是蔡確母明氏進狀

及訴於尚書省乞量移確

四月二十日辛亥

三省携確母狀并

呂惠卿自量移至宣州年月進呈太皇太后不許移確

獨許遷惠卿呂大防劉摯本與確為地乃不如本謀傳

堯俞竊語王巖叟曰吉甫却得明氏力巖叟謂摯曰蔡

媼早來亦至密院漏舍盍告示以不行令其早歸久留

恐動議論摯曰俟詳奏知令去堯俞又曰遷惠卿上意

亦難之第恐致人言是日惠卿既除中散大夫光祿卿
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朝議以為惠卿量移
未三年無名而復必不可行嚴叟以責堯俞堯俞不能
對又以責蘇轍謂大防曰惠卿事欲如何商量大防曰
欲且依前降指揮刑部以謂量移後別理三朞大防摯
欲用檢舉後三年堯俞曰候九月或可耳大防摯不答

壬戌進呈皆持兩端稟旨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

惠卿除分

司即五月初二也四月二十二日確母下狀八月二十
四日告示確母此皆據王巖叟繫年錄修入劉摯日記

與巖叟所錄差異今附注此五月二日呂惠卿分司自
副使以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許在外任便居住
惠卿元祐元年九月謫官明年用中書一募檢舉法除
分司而言者不已遂寢明年止移宣州居住及今又將
三年通僅五募矣刑部檢舉法散官用三募敕本部欲
自量移後理募此非也故將上初簾中亦疑之故起議
論既詳奏之遂可已而晚得內降舍人孫升奏封還之
具坐元責制詞謂大姦當廢不當牽復若不欲終廢猶
須依沈括例七年後可議稍復四日呂惠卿依刑部自
宣州後理三募摯所記確母事別見八月二十四日辛
亥

樞密都承旨劉安世言臣伏自去歲疾病得請崇福

曾未數月復蒙召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
愚闇未有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媿至於當今

之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見聞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覲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臣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明詔事繫國體義當盡規願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繼貶逐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二聖之心本為天

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也謂且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敘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嘗任職官譴責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

效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凡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致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已來豈不念此蓋此等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

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姦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 詔李憲任便居住

政月五月初二

日事
當考

甲子中太一宮使觀文殿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馮京為檢校司空充宣徽南院使判陳州

二十三日免

京

五上章求致仕眷留甚久乃有此授自復置宣徽使始

於此拜也

劉摯云

左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副使彭次雲

辭新除河北路轉運副使之命從之

次雲事當考四月六日除河北六月

十六日改淮
南或削去

監察御史徐君平言任子舊制天聖令

以蔭補出身應授職任者選滿或遇恩放選或因奏乞
皆年二十五歲乃許注官熙寧間峻立試格凡試中許
年二十注官元祐之初有攝齋郎行事得免試者許比
試中人二十參選由是闇增冗負願並復天聖故事又
文臣致仕以年七十為斷而使臣年七十者猶與近地
監當至八十乃致仕願許其致仕之年如文臣法而給

俸惠養亦倣之又古者父母之卹無貴賤一也後世有起復之制蓋緣金革之事今太平無事禮義可以下達而小使臣及大使臣使管軍沿邊之類當行服而不請解官者甚衆願著令使武臣並行解官持服之制從之其大小使臣除係沿邊等職任并元是軍班換授及小使臣非奏補或武舉入官人並仍舊是日延和奏事罷呂大防留身乞退引李德裕論云姚崇宋璟作相亦不過三年本朝呂夷簡雖三入然每亦不過三年遂出

居報恩院後三日宣押供職如故非雙日特為垂簾未

嘗有此恩禮也

九日并入此據王巖叟所錄特為垂簾據大防行狀九日并十日并十八日可

考

始都省吏任永壽等緣吏額事即斥永壽尋又坐

賊繫開封府觀望獄久不決言者皆咎大防故大防求

罷後數日太皇太后諭旨開封永壽之獄乃決

五月十八日永

壽決杖刺配此據蘇轍龍川別志

顏濱遺老傳修入言章已前見

乙丑雄州團練使知滄州張利一兼本路兵馬總管以

利一官正任循舊例也

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王五等強盜案有情理似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可憫只依元條可憫奏上不得却入疑似之言從之 國子監言乞今後補中外舍生榜出三日內不入學者並落籍從之 詔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費縣顏真卿墓並載祀典

丁卯詔左僕射呂大防累奏乞外任已答詔不允其收接文字去處無得收接

此據哲宗御集不知大防以何為辭乞外任當是言者擊任永

壽事此月六日又十日并十八日趙君錫云云可考五年八月一日劉摯云云當考

戊辰宰臣呂大防奏進奏院傳報詐作侍御史賈易奏乞催勘任永壽等事臣今取到進奏院報委有撰造文字謹具繳奏望下有司根治御批所奏進奏院傳報賈易奏可先問賈易自降指揮除侍御史後來曾奏過是何章表如有曾奏章表別具抄錄聞奏候對無上件傳報文字即下開封府子細根究從初詐作賈易奏狀之人具案聞奏所有繳到朝報令降出

此據御集三月十六日易除侍御史

劉摯日記云五月九日御史臺狀申乞根治偽作文字人批送開封府究治近日人相傳賈易作官狀稱臣向為臺官所言者三百事蒙施行者未及其半如任永壽事至今未了乞速斷遣訖付臣看詳如允當臣方敢就職三省同奉聖旨限五日結絕云云其辭鄙俚無體制識者固知其為偽此皆永壽之仇造言鼓衆欲重永壽之責呂大防實封劄子送示中書繳進前此有旨諸處不按呂大防文字中書不敢承之遣人傳昨日批呂大防劄子云先問賈易如委無上件文字方令開封府根究即付三省奏若候賈易之報則日久難根究今已凡偽為無疑合先行根治仍問賈易畫可十五范百祿來言根治偽章章未明二十六日百祿來言已得偽書人太常贊者

李世英

已巳鄂特凌古遣溫錫沁入貢

元祐四年正月錫沁男推恩妻封縣君今年二月錫

沁男巴溫為勝州刺史日當考

詔府監貢舉敕考校武舉內武藝絕倫

策義不入等而文理稍有可採者奏裁一節勿用 尚

書省言發運司奏今後輪管當文字官一員隨使副編排綱運及入京奏計留一員在本從之

庚午新除殿中侍御史楊畏以母老辭從之仍令御史

中丞趙君錫別舉官一員以聞

四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八日當并此

詔校書郎黃裳供職及二年為集賢校理 太原府路

鈐兼第一將皇城使康州刺史訾虎罷兼將佐依舊充

本路鈐轄以帥司藉虎緩急統制諸將出入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昨渠陽貫堡寨罷戍之後慮尚有遺民在
溪洞未能歸漢詔令荆湖北路都鈐轄司委忠順蠻官
引致並邊縣寨與給公據量支錢發遣歸鄉其蠻官據
引致人每名支賞錢五貫即具已到人民及支過賞錢
申樞密院其後慮數目不多未肯悉心招置詔再增錢
五貫仍以鹽綵充 尚書省言監臨主司受乞役人財
物者許人告枉法杖罪賞錢十貫徒罪二十貫流罪三

十貫不枉法者減半杖罪主典勒停永不收敘徒罪仍鄰州編管從之 大理寺言斷案若定奪事卿少卿正應避者免簽書若俱應避者牒開封府從之 刑部言一路等條有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合行刪去熙寧八年九月應密院奏請鳳翔府揀中保寧兵士不許投換及改刺別軍如違法依擅行差遣例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元豐四年中書省言請熙河蘭岷路蕃部司公使錢依額定每年轉運司分作兩料支撥除干邊事應副支

費外輒支用者並徒二年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元豐六年五月詔坐倉收糴請軍糧斛不取軍人情願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並合刪去從之是日斷任永壽獄劉摯敘其事云永壽此獄淹延一年永壽曉文法於事精明向在吏額房得罪出省繼有訟其私事者制獄并開封兩處勘劾經恩降外有冒請食計錢絹八匹以案問得杖一百刑部檢刺配例既上都省刑房問難謂不問從案問本寺遂改不作按問從徒一年中書疑

其前後不同送刑部刑部如前斷復上中書三省聚議以永壽固無足恤者但前日吏額事朝廷選委使主裁之今緣衆怨羣擠欲殺之意如前日偽書之事而朝廷遂重其罪正快羣仇之私耳有害政體遂面陳其詳永壽從法寺元斷又恐無以平衆情則加以千里編管餘皆末減經恩者更不降特旨衆議頗以為酌中永壽嘗招權作威福所裁者皆百司吏史故取怨如此聞給事中留之一夕明日遂行後六日

丙子十八日

內降御史安鼎

言刑賞乞改正趙思復回授思澤與其子及任永壽徒
罪批云宜依所奏外封仍印急速等字勢尋具奏二事
內有合面稟節目今去垂簾日遠俟二十二日進呈謹
先奏知右丞蘇轍初不欲奏便要別議緣永壽十三日
已決訖押行難改正須索面奏其詳以簡白轍乃簽書
入及垂簾日進呈永壽改作徒刑依律敕折杖法小杖
決餘罪十下

安鼎論趙思復思澤令見二十二日庚辰
獨不載論任永壽刑名十八日丙子有趙

君錫論永壽章乃
無施行令附注此

辛未荆湖北路轉運使李湜言權管荆湖南路安撫鈐
轄措置廢罷蒔竹上里戍兵等令具勾當官及將官使
臣等功效以聞詔勾當公事左朝奉郎陳尚能減三年
磨勘占射差遣潭州瀏陽縣令王義寧循一資知邵州
武岡縣候滿任無引惹特不用舉主改合入官武岡縣
令蕭從為潭州瀏陽縣令其餘將官使臣等各等第減
年磨勘先是朝廷使唐義問處置渠陽兵將敗亡僅乃
廢之後使謝麟廢蒔竹麟以謂楊氏蟠據湖南北溪洞

部族相連接湖北先廢渠陽湖南蠻知蒔竹必廢謀之
已久今欲急行廢罷恐難以成功請稍遷延歲月以俟
其便執政疑其立異即罷麟潭州以湜代之湜至議罷
蒔竹復如麟說執政相視而怒時尚書右丞蘇轍曰蒔
竹之議經帥臣二人矣而所言如一朝廷胡不姑用其
言若數月之間其功不成責之未晚也乃從其請未幾
湜誘說蠻酋楊光潛使親帥部族裹送蒔竹兵民器械
還漢奏至許之仍以蒔竹見糧分賜蠻中饑人凡蒔竹

蓄聚皆安然而至不遺一矢不殺一人蓋麟之議本不

為過也

此據龍川別志麟自潭改江寧在正月二十二日浚正除潭州在六月四日仍加集賢校理當

以此功也

壬申詔德州漢東方朔廟以祈禱有應載祀典

甲戌詔寶文閣待制葉康直知亳州右朝奉郎李察管

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任便居住各從其請也

政目正月

二十六日李察亳州寶錄不書葉康直以寶制陝都漕除潭州在正月二十二日康直以疾辭故改命令并此

提舉河北路鹽稅司言欲將逐處場務已收鹽稅於舊

收五分祖額錢上添入二分錢數共成七分立為祖額
仍只許以實收到見錢并當年內凡係催納到本處批
過料錢數通比祖額理為賞罰其未納批錢鈔數即除
豁不為比較仍年內無違限及雖違限已納倍稅方許
理數比較從之

新本
削去

丙子詔禮部尚書鄧溫伯知蔡州從其請也

二月二十日

吏部言按條官負不因罪犯體量離任注謂舉辟不就
及對移就移避親丁憂罷任之類別授差遣各願補滿

前任月日者聽所補不及二年願再滿一任者亦聽緣
自來使臣對移差遣並合通理前任年月滿替即不取
願與不願補滿亦不許再滿一任近有使臣在外對移
陳乞依上條補滿前任月日外乞再滿一任而看詳條
元無對移之文亦無添入意義所有對移二字殆為虛
文今欲注文除去從之 御史中丞趙君錫等言臣伏
見近降敕命任永壽特依大理寺前斷決臀杖二十千
里編管臣等取會刑部大理寺元斷公案詳究乃是先

勘到永壽受任中立贓係犯倉法流罪編管該赦外其報上不實未奏減一等斷杖一百都省以開封府見任永壽冒請食料錢等未結案退送刑部候案到從一重斷罪相次刑部大理寺將後案再斷徒一年并具例數件皆是編配上尚書省兼言永壽情重合取旨遂奉特旨施行臣看詳永壽前後贓僅七百匹情可謂重則特旨謂宜法外施行今乃捨其重罪斷其輕罪與有司元請殊不相應是以中外洶洶莫曉朝廷之意蓋法者天

下之取平特旨者人君之利柄以法令與罪人之情或不相當則法輕情重者特旨重之法重情輕者特旨輕之此乃所以為利柄也今永壽原其情甚重而特旨乃輕之此中外所以不服也伏乞聖旨不憚收還已行之命改從合用之法仍用刑部所上重例刺配以警戒貪狡之人亦使四方曉然知朝廷無姑息姦吏之意

五月十八

日奏此月十日賈易云云可考任中立見五年六月末蘇轍論吏額疏永壽用安鼎奏改作徒刑已附見十日

庚午

丁丑樞密院言按元祐敕急脚馬遞鋪巡轄使臣并本縣令佐每遇到鋪點檢月終本州委通判磨勘其逐州界首鋪歷每季互相取索磨勘外其縣界巡轄使臣界首鋪歷未有互相取索磨勘之文詔令於上條添入

新本

削去

龍圖閣直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近奉詔書及

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於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恐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

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
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
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服
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
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
故邪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
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
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

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
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
聖明能受善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
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
用先帝雖不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
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
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
追捕當時稍工篙手等考掠取証但以實無其事故鍛

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誣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甫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盜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束故獄吏不

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
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
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
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
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
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
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
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

少報萬一始緣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居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

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
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禍患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
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
數四方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
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
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
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
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配刺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

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
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
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
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
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
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解
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
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

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
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
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
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
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
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
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

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亦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惟不願居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
俟斧鑕貼黃稱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
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為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
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咎伏惟聖慈寬赦
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讀左朝請郎左司郎中
葉伸為河北路轉運副使 三省言宗室壻授官合隨
宗室服紀立止法詔今後因娶宗室女授官人係祖宗
總麻親文臣至朝請大夫武臣皇城使止 中太一宮

使觀文殿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馮京再辭免
新除宣徽南院使判陳州恩命陳乞致仕詔馮京與免
判陳州仍舊為宣徽南院使充中太一宮使許朔望朝

參

初六日除

國子祭酒寶文閣待制鄭穆三上表陳乞致

仕詔穆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過七十
精力尚強自為布衣閩中士人稱四先生穆其一也平
生歷官多掌學校在王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嘗有過
擢居左省論議不苟復為祭酒多士矜式旋觀其人終

始無缺年耆德茂力求引去在穆進退誠為可榮而為朝廷計則可惜也願留穆舊職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太學生千餘人以狀詣丞相府請留亦不報

監察御史安鼎言供備庫副使趙思復乞將磨勘所轉一官回授男希元固已違法朝旨未下思復丁憂則又未嘗受官其兄思齊復陳趙普勲勞以申前請朝廷輒遂從之借職雖輕賞命為重乞行改正吏部按趙希元係元祐元年八月以差使參選合至六年八月磨勘轉

借職詔趙思復不許回授其希元已授借職特免追改
仍自今年八月後起理磨勘年限 左諫議大夫鄭雍
言竊聞近因臣僚論列王鞏不檢事狀蒙下淮南轉運
使林積體量案鞏之罪喧傳都下今積為見朝廷不憑
張修所奏輒敢觀望並不明言實狀望先次罷黜林積
仍直下淮東提刑司依公子細體量鞏罪明正國典右
正言姚勔言林積體量到王鞏事狀罔昧不公伏望先
次放罷林積仍下淮東提刑司推勘詔令淮南東路提

點刑獄司再體量聞奏

張修以朝奉大夫知宣州除淮南運副在四年二月十二日今

年二月二日修除光祿少卿六月八日鞏罷宿州提刑姓名鍾浚也六年十月六日鞏貢

三省樞

密院言元祐六年春季入流九十六人五年春季入流

一百四十七人六年比五年少五十人又將前次科場

大禮奏薦轉貧換授人數以三年分為十二季以第一季

約一百五十四人并元祐六年春季入流共二百五十

人除身亡致仕勒停丁憂尋醫侍養假滿落籍及敘用

服闋尋醫年滿比折外其入流多七十人 樞密院言

殿前馬步軍司奏馬步軍營閱排日與新頒元祐諸路將官通用勅營閱日不同欲乞內外營閱日並依新降將官敕從之 戶部言分移請受只於元指定處勘請若移往他處即具事因申本屬批鑒文歷住支仍報元分處批鑒文歷訖徑報移往處再批小歷方得起支如違所在官司不得批勘其元分移處除程兩月已上未報聽移往處召保官一負勘行仍畫時催促候到亦依此批鑒即不報元分移處或受報而不批及不報者各

杖一百從之

新無五年五月十九日可考

壬午詳定編修閣儀制所言尚書侍郎郎官除改別曹
乞仍舊許告謝正謝門下中書省諫議大夫已上尚書
省權侍郎已上侍從官待制已上凡轉官并寄祿官太
中大夫已上新授正任橫行新授及加恩差遣大將軍
至內常侍已上差充一州總管路分鈐轄都監三路及
沿邊知州軍乞並許告謝從之

癸未三省言受聖旨并御批手詔並畫制房分將承受

簿刻刷名件職級常行點檢具無漏落狀於次月二十日已前門下省送襍務房中書省送催驅房尚書省送知雜房類聚本月內關送時政記房如有漏落本房并職級量事大小等第理過從之

甲申詔開封府界及諸路應人戶諸般欠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稅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

此用蘇軾奏議第十一卷及王巖叟繫年錄追書新

舊二錄並畧之據法冊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聖旨已見本年月日

蔡河撥發司言乞免

每年附載紬絹庶幾不滯行運從之 是日翰林學士承旨蘇軾至自杭州始入見

丙戌詔楊畏依前降告命充殿中侍御史再從中丞趙

君錫舉也

十二日聽畏辭免

又詔龍圖閣待制熊本知洪州從

其請也

廊延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西人侵入漢界

作過遣兵邀截各擒首領一名詔令逐路經畧司只作本司意將逐人放歸本國面諭疆界雖少有未畢夏國安得輒發兵衆侵我邊境今既生擒即合斬首界上蓋

為朝廷意在好生又夏國見輸常貢且放汝回本國候到明諭梁葉普并近上首領今後不得縱放人馬亂有侵犯

丁亥尚書省言門下中書後省詳定諸司庫務條貫刪成勅令格式共二百六冊各冠以元祐為名從之

戊子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延安府趙鼎卒詔贈右光祿大夫他日輔臣奏事太皇太后語及鼎甚憐之王巖叟曰高久在邊累求歸不得宜厚卹之太皇太后曰

當遣使者密賜呂大防曰有劉庠例巖叟曰加於劉庠
尤善太皇太后曰劉庠猶如此高固當厚也



